

# 丁貝殼

勝利原不輕易屬於人們，勝利依然掛在遙遠的天邊；而貝殼依舊靜靜的躺在書櫥，聽主人註書的聲音。

▲莊祚敏▼

躺著，靜靜地，在書櫥上。十餘年，聽慣主人讀書的聲音。

一個月光很亮的晚上，幾個孩子以及比孩子更多的家長，圍著收音機聽放榜，「……×××467×××471×××497×××……」爆起一陣轟然的喝彩，那些孩子瘋狂地跑向大街，學著印地安人的狂叫。所有的燈光都亮起安慰，「祝福你們，天真的孩子們！」。

但勝利並未屬於他們，勝利還掛在遙遠遙遠的天邊。一陣新奇過後，考試依然壓迫著他們，他們發覺中學並不如想像中的空間，「可以每天看電影，每天爬山捕鯽」，只不過是一塊香香的誘餌，國校老師用此，讓他們渡過了最長的一年。

初三，畢業旅行。在西子灣，一個孩子撿了這一個貝殼。嬌小玲瓏。至此，有了一個美麗的東西，可以聽他失望的嘆息。

其實，初中該算是一段快樂時光，因為他們還天真，尤其是遇到了一位難得的好導師，他不談過去當師長時赫赫的光榮，拿着一根粉筆，為同學畫出一條條通往成功的大道，一次週記寫著各人的志願時：「我願做個工廠老板，我願做政治家」孩子們，對未來充滿了太多的憧憬。

時間過得很快，當年圍著收音機的孩子們，已順利地當了高中生。高中，強烈的考試火藥味，幾乎令人窒息，對於身經百戰的孩子，真是越打越怕了，一位國文老師站在高高的講台上，這樣地安慰大家：「讀大學就好了，大學生可以不上課。去上課，也只是去和愛人會面，或者約她下次幽會的時間。」大學，多麼令人嚮往的地方，張著眼，就可見到自己牽著愛人，攜手同奔於翠綠的郊野，閉著眼，也能見到自己與一位可愛的少女，濯足嬉戲於寧靜的山澗。大學是世外桃源，那裡沒有大代數、沒有解析幾何、沒有因一顆蘋果落地而引出的種種令人頭痛的公式。大學，鼓舞著年輕的孩子向上騰拔，貝殼，終能聽到桌上沙沙的寫字聲，每每持續到時鐘，敲響十二下之後。

聯考，或許是世界上最恐怖戰場，作戰二天，就有二萬人被宣佈死亡。而每年，總有更多的孩子，投身於此，在熊熊戰火裡，求取勝利的到來。

那幾個學印地安人狂叫的孩子，經過了一番戰鬪，已經成人，他們帶著累累的傷痕，竟先後進了同一個醫學院。

檢貝殼的孩子，已不再天真。首先他發覺，大學生就像外國人，他必須學著適應那一堆厚厚的原文書。教室並不是情人約會的地方，教授在黑板上勾劃不完的縱橫智慧，已使他嚴重的喘息，喘息得說不出一句甜言蜜語，去攫取一位少女的芳心，甚且，他常須冒著風寒，在黎明前，從窗口爬進，去修 Seatlozy 的學分。但是他却曾瘋狂一陣子的，那陣子，他打過網球、打過兵乓、打過壘球，在眾人的歡呼聲中沾沾自喜，偶而在實驗室，也烘過魷魚、煮過紅豆湯、大學生活是綺麗的，他要使自己這樣去感覺，對於飽受嚴霜摧折的樹木。春天的絢爛，該是最大的安慰。

時光在飛逝中，而貝殼可愛如昔，它沈默地靜立，如一座不凋的塑像。或許只有它能敏感地知道，它的主人，猶存著對未來的懷疑以及恐懼，對幸福的追求，還嗚咽不息。也許只有貝殼知道，它的主人，曾經過分地計較成敗得失，而讓心靈充塞過多的懊惱和自卑。只有貝殼知道，它的主人經過多少不眠的夜晚，才通悟成功與失敗原無分野的事實。

貝殼知道，它的主人終於帶淚而微笑：

勝利原不輕易屬於人們，勝利依然掛在遙遠遙遠的天邊。臥著，靜靜地，在書櫥上。十餘年，聽慣主人讀書的聲音。

貝殼，海的耳朵。